## 前言

我是以一位共同辦學者的身分來寫這篇文章的。因此,以下的文字風格,將不是客觀描述、參與觀察或問題探究的。我們可以直接將它視為一個宣言,一份文件,因為這篇文章一開始是為了可以清晰闡釋這個學校的價值觀而寫的。<sup>1</sup>

在今年秋季最新的一份文件中,我們給的標題是:「全國第一所民主教育實驗學校」。我會這麼詮釋:民主是大家一起尋求共識,找出解決問題方法的過程。

每當我看到許多有理念的學校,標舉出校訓、核心價值時,回想到我們,心裡總會冒出這八個字:「因陋就簡,就地取材。」我的意思是,我們是一所不斷在面對問題,想辦法因時制宜,討論出比較適合的作法的學校,所以不會僵化。也許您可以視為實用主義(pragmatism)的態度,如同William James(1911)引述的:"The TRUE 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thinking, just as the RIGHT is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behaving."。我們不止不會僵化,而且還得不斷地與僵化的官僚體系、成見、社會主流價值、因循苟且,以及伴隨而來的焦慮作戰。

也許您會問,既然是一所民主學校,那怎麼這篇文章在呈現時,不採用 嚴謹一點的學術風格,將各種說法、各種價值觀「如實地」呈現出來呢?

若您是抱著這樣的期待的話,那我會建議您跳過這篇文章,花更長的時間到我們學校來觀察:在課堂中,老師如何和學生討論;在教學研究會中,教師如何評估學生的學習狀態、討論接下來要做的事;在校務會議中,如何想辦法並提出具體的議案,如何演說、闡述、辯證全人的核心價值;在自治會中,每個人如何討論議題、告單、程序;如何協調可能的共識,或表決。還有更細緻的是,在生活中,如何衝突,如何解決衝突,像家人般地不斷交

<sup>1</sup> 這篇文章原先是為了2011年春季參訪及招生而寫的。

換對別人的觀察與期待…

這篇文章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田野觀察紀錄(我認為那很難提供)<sup>2</sup>。 我們認為應該優先花力氣持續努力的(也是在教師專業的範疇比較可以進行的),是學生的課堂學習,是學生學習風格的觀察與紀錄。我會放一些小例子在以下文章的相關章節中。

那就回到我們一開始要談的,全人中學是個什麼樣的學校?

這是一所位於苗栗卓蘭大坪頂山坳裡,被樹林環繞的學校,全校大約有 100人。如果您願意的話,可以選擇在這裡接受中學教育。也就是說,您的 (或是孩子的)青春期(11-18歲),將在這個自然的環境中度過。

我們是一所住宿學校。重要的是,我們遵循的是「民主」原則。是一所 「民主學校」。如果說有共識的話,民主就是我們的共識。

在這裡,我們不僅提供了自然的環境,更提供了一個寬容的環境,並且時時維護這個寬容的環境。

在這裡,我們陪著青少年成長,希望能長出追尋自由所需要的能力和勇氣。

經驗告訴我們,這些能力和勇氣是需要培育、學習的,也是可以學習的。

因此,我們會負責提出一套核心課程的方案,我們的自我要求是開放的 心胸、批判的思考。這樣我們自己也會成長。

我們走在一條狹窄的路上,我們知道,威權、僵固的教條與考試、技術 理性、消費文化的威脅一直都在,所以挫折是有可能的;我們鼓勵青少年嘗 試錯誤、挑戰權威,因此犯錯是常常發生的。但我們也因此對人性更樂觀, 因為人也是強韌的,會從挫敗中站起來,會在經驗中學習,會改變,會長

<sup>2</sup> 我認為可行的方式是,觀察者要有具體的、愈小愈好的問題意識;而且要很清楚自己一定是帶著觀點的,這樣才有機會將田野觀察做得夠深,確認與各種行動者之間的關係,不然很容易就弄昏頭了。尤其是,近年來的教育田野研究,在公立學校如何Schooling,弱勢、多元文化在其中的角色,有較多的累積與著墨;但在開放教育、民主學校方面,就缺少好的研究典範;再將上研究者對「回顧自身狀態」的偏好,常常會自陷窘境,請參考Wilcox(1982)。